童山文集

說

綿州李調元雨村

性善說

性善者何性本於天故善也天本在氣質之中而能生萬物其理固輾轉相因而皆乘於氣質健順五常之德莫不昏明純駁雜見於萬物之表反正微茫交乘於一物之間者氣質爲之也如天之雨與冰一也然未至乎地其形象不可得而言也故人生而靜既至乎地則亦既爲冰而無復雨之形象故方言性時便已不是性雨

之降也以潔器盛之則清以汚泥受之則濁入花葉者香人厠溷者臭矣不得謂清香者雨而臭濁者非雨也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得謂雨之在天者原濁且臭也故曰繼之者善孟子所謂性善與夫韓子之言三品周子之言剛柔善惡皆舉清濁香臭而析言之也此外一切偏駁之説可不再喻而知其非矣

氣質說

天氣而地質陳了翁之言也蓋以陰陽言則氣陽而質陰兼五行言則陰陽氣而五行質又錯而言之則陰陽之氣凝結而爲質五行之質交感而成氣而氣又有氣

之陰陽質又有質之陰陽在天在人其理一也父母之氣質自有善惡不同及受生所感天地之氣質亦有善惡不同和風霽日善也旱雹陰霾惡也且陰陽善惡之機卽一日之間參差交錯千變百幻或同時而異地或同地而異感不可測也人適與天合則氣類必相同天故與人違則氣類必適異瞽瞍生舜文王生管蔡自是一時間感得天地之氣質如此不待辨而知也

月令氣候圖說

月令氣候之說諸說各異凡巷云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冰泮腹堅後魏使人歷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

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書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與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蟄蟲坏戶下有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拂勞鳴蝦蟆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閶闔風至而青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是古今節候之異前人已備言之然考琅邪代醉編呂氏月令芍藥華爲二月節牡

丹華爲三月節今牡丹三月芳菲而芍藥至四月乃盛此又不可解也夏小正正月采芸二月榮芸已屬不同而班史歷志周二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建子三月爲今之正月雖歷法因置閏驚蟄亦有在正月者然多在望後不應在二日庚申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驚蟄爲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然後知古以驚蟄爲正月雨水爲二月節也爾雅師古於驚蟄註云今曰雨水於雨水註云今曰驚蟄可見矣史記歷書今謂孟春氷啓蟄方傳析

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註以爲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小夏正曰正月啓蟄漢興猶仍其舊太初歷初行亦未之改正范蔚宗後漢書乃先雨水而後驚蟄則雨水爲正月中啓蟄爲二月初節自後漢始也又西漢以前穀雨爲三月節淸明爲三月中先淸明而後穀雨亦自後漢始班范二志可考也明張鼎思云今甲午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節氣之定位也考癸丑雜著亢王

元甲午正月一日立春曆至十二月十二日小寒自元至今蓋四百年而再遇紛紛之說迄未有定晉大馬氏之言曰歷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蓋日月星辰之往來不窮或離或合或贏或縮進退相代終始相循者天以是而命萬物而人奉之以爲令者今歷是也因詳加考定拱月令所載一歲十二月二十四日七十二候備歷於左庶使覽者不紊云

蠢菴說

菴以蠢名翁自號也翁號蠢翁故菴亦蠢菴或曰人莫

不欲工欲巧而翁獨以蠢名其說何也曰翁之為人無二不蠢也人皆巧於謀生而翁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人皆巧於謀利而翁捆載而往垂橐而歸人皆巧於科舉而翁上學楊馬下效歐蘇人皆巧于仕宦而翁罔君堯舜自比稷契人皆巧于諛媚而翁直道而行不肯枉道又其甚如金籯宜貽子孫也而翁有則散之至無乃止賄賂宜交當道也而翁閉門不納踰垣而避田宅宜多置買也而翁則恬淡自甘不作求田問舍之人衣冠以敬朋友也而翁則草笠布衣日厠田夫野老之列凡不可解者姬妾宜樸素也而翁獨令之著羅綺僮僕宜耕

種也而翁獨令之習歌舞治家宜儉也而翁則食客數十人自養宜節也而翁則狎客數十輩記其蠢則太史公之簡不足書而肖其蠢則吳道子之筆不能似也故曰蠢也然究有一不蠢者乎曰有好讀書

六不齋說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蓋言有爲必先有不可爲者在也學問深則胸中有主意氣平則物不能搖由是無事而靜則如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有時而動則如雷雨滿盈草木甲坼古之人平時退居渾如一團元氣而及其出而應天下之事則經天緯地之集胥歸

焉何者有爲者必先有不爲之事內斷於心也故夫不爲之一念必先乎居內斷於心而後臨時外斷于事非汎汎然取辦倉卒而但曰我不爲而已也雖然世之可爲而不可爲者多矣何必拘以六而六其統焉者也以六爲箴是非之界判如黑白邪正之路明如水火若此者豈遽云可與有爲乎亦差賢乎無所不爲而已故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夫無不爲者又安能有所爲乎昔吾　先大夫治姚邑曾有六不以名齋所言皆澤民之事今余復續爲六不則又歸本于修身修其身而能治其國其義一也

六者何一曰不爲勢撼二曰不爲利誘三曰不爲欲迷
四曰不爲境遷五曰不爲邪惑六曰不爲氣撓

養春軒說

以夏養春董子之言也養之如春班固之說也余歸田
以來杜門種花知所養矣彼上古以八千歲爲春楚南
以五百歲爲春非善養者而能如是乎草木如人栽者
培之全視其性以善其養因以養春名軒以示園丁推
而廣之存其心養其性道不外是矣

賣田說

今人有買田者則人必喜之賀之有賣田者則人必鄙

之游之而蜀之俗多賣已之田而以其資佃人之田何也蓋買田則田為已有已為政永久付之子孫佃田則田為人有人為政予奪聽之業主然則人何樂乎賣已田而佃人之田哉客有王澤潤者實賣田以佃予田余因問之客曰是有說也予家曾祖父以來置田不下千畝而蜀俗好分生子五人而田各二百畝矣子又生孫五人而田各五十畝矣孫又生孫五人而田各十畝矣計十畝之田不足以食十口之家又稱貸而益之猶可支也吾邑地當孔道征徭俱 按糧加派每十畝徵糧二分每分加平三分三釐則一 錢矣雖國課應完猶可支

也而官府每遇大役則按糧令鄉保加派每錢加至一兩猶可支也每歲加派十次二十次不等則敷至二兩二十兩矣凡遇過差公館驛馬酒水門包長隨書吏衙役夫轎皆于是乎出而鄉約又借官私派凡自用搭山修屋飲食衣服亦于是乎出而十畝五分各耕不過二畝畝之所入不敵所出故不如賣田以佃田計值每畝五十千緡十畝得五百千緡可作壓佃每五千緡可壓田一畝五百千緡可壓田一百畝既足食以免窐家之饑寒又無糧以免官役之追呼業主雖與平分佃者尚餘小半終歲勤動撙節之外積儲粟豆花布茅屋之中

畜養雞鴨猪犬冠昏喪祭量力為之稍有餘財買牛生犢奚為而不樂也余曰旣有此樂則予亦將買田佃田矣客曰是又不然君曾為達官有直聲官猶待以禮也租有家丁代完粮差不敢廹也又例免差徭里正不敢及門也所異者須世世子孫讀書有官耳若一日無官誠恐亦與我輩等也客旣去予顧謂子孫曰小子識之何可一日不讀書也

童山文集卷十二

緜州李調元雨村

考

古文尚書考

古文尚書藏之者孔惠發之者魯共王傳之者孔安國亂之者張霸杜林獻之者梅賾闢之者孔穎達蔡沈疑之者吳才老與朱子其間紛紛不一有西漢之源流有東漢之同異有東晉以下之傳會有宋元明及 本朝諸儒之攷辨而終莫能衷於一 按漢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出孔氏壁中孔子裔孫惠之所

藏也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之與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蝌蚪書孔安國取其書考之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因以獻之朝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經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書滋多于是矣安國為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自都尉朝授膠東

尉生授淸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又傳左氏常授郭徐敖敖又傳毛詩授瑯琊王横及平陵授惲惲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古學皆立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並採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十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未久黜其書此西漢古文尚書之源流也又按後漢儒林傳云孔僖魯國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劉陶傳云陶明尚書爲

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事名曰古文尚書漢末之亂無傳隋志云馬融鄭元所傳推二十九篇文雜以今文非孔舊本陸德明釋文亦云馬鄭所傳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乃孔氏正義云鄭元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為五十八篇據此則鄭氏雖遵伏生而別有二十四篇之書與隋志釋文皆不合若以為即張霸之偽書又與百二篇之數不符或以為杜林漆書馬鄭所宗非安國之本惜馬鄭之注皆亡無

稽考證矣此又東漢以後古文尚書之與同也自東晉豫章內史梅賾上古文尚書稱爲安國之本云晉太保鄭沖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之賾泒緒歷歷似無可疑然而舜典亡缺取王肅愼徽五典以下之傳補之齊明帝建武時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二十八字上之遂爲今之五十八篇東晉孔鄭皆置博士齊代惟推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唐貞觀時孔穎達等撰正義惟遵安國而不復推尋鄭氏宋蔡沈作傳因之遂烜烜然以五十八篇之文爲古文尚書矣此又東晉以後古文尚書之傳會約畧如此

也然而陸氏釋文明有孔氏之本已絕語牘又何從得之況鄭沖之說他無所見猶見于何氏論語集解皆從今文而不從古文則所叙派緒不無舛張故宋人之疑之者自吳才老始而朱子更昌言之沈之作傳親經授受而竟不用師說別有回互何也今人日以格遵朱子爲金城之守而于此全不知檢又何也或曰危微精一理學家奉爲宿海若疑古文則程朱先挂口矣此一說也自後元儒吳草廬銳然排擊而趙子昂王與耕繼之明歸震川亦銳然排擊而羅敦仁焦竑梅鷟助之近日山陽閻百詩復作古文尚書疏證搜摭摘謬幾無完膚

而蕭山毛西河大不然之以草廬之引漢書已訛而霞
川又以訛承訛不復比較原文何以杜際百詩之引史
記于年月更疎特著古文尚書冤詞八卷謂自漢至晉
古文不亡稱之爲逸書者以未列學官也櫝所上者乃
孔氏之傳非經也大聲疾呼其護之者甚力餘姚黃梨
洲是百詩而海昌朱沆康同西河一時皆窮經有名者
也不中朱竹垞撰經義考爲之調停而心亦不以古文
爲真曰是書久頒學宮其言多綴輯逸書成文無人悖
理嘗之汾陽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爲九鼎之金則
亦聽之即如小戴禮王制月令緇衣篇明知作者有人

未嘗廢而不習至易之序卦李清臣朱翌王申子皆疑其僞要不得而去焉其言折衷和平一時翕然推爲定論而愚則謂不若分而區之以消紛紛之訟完伏生之本以綿二帝三王之舊澤判孔書成編以揚道學之鼓吹化爲楚漢之鴻溝可矣

唐德宗公主和親考

四川通志西藏即西吐蕃地自唐孝德皇帝以公主下嫁番王和親之後始與中國通往來西藏志亦載此少按終唐之世以公主下降吐蕃者二一爲太宗一爲中宗並無德宗下嫁公主事其始末有不得不爲之考者

舊唐書貞觀八年贊普弄讚始遣使朝貢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見德遐大悅聞突厥及吐谷渾皆尚公主乃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許使者既返言于弄讚曰初至大國待我甚厚許嫁公主會吐谷渾入朝有相離閒由是禮薄遂不許嫁弄讚遂與羊同連發兵以擊吐谷渾吐谷渾頓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鋒其國人畜並為吐蕃所掠率其眾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又謂其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即當入寇遂進攻松州都督韓威輕騎覘賊反為所敗太宗遣吏部尚書侯

君集等率步騎五萬以擊之斬千餘級弄讚大懼引兵而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讚乃遣其相祿東贊致禮獻金五千兩其餘寶玩數百事貞觀十五年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妻之令禮部尙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于吐蕃弄讚率其部兵次栢海親迎于河源見道宗執子壻之禮甚恭既而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與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尙大唐公主為幸實多當為公主築一城以誇示後代遂築城邑立棟宇以居處焉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亦

自釋氊裘襲紈綺漸慕華風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
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高宗嗣位授
弄讚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進封為賓王因請蠶種
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並許焉永徽元年弄讚卒賚璽
書弔祭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高宗又遣使弔祭之此
太宗下嫁吐蕃文成公主之始末也則天久視元年弄
讚玄孫棄隸蹜贊為贊普時年七歲中宗神龍元年贊
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然來獻方物為其孫請婚中
宗以所養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許嫁之景龍三年
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贊吐等來迎女中宗宴之于苑

內秘瑒四年正月制曰自文成公主化往其國因多變華頭者贊普及祖母可敦酋長者思託舊親請崇新好金城公主朕之少女豈不鍾念但爲人父母志息元黎若允乃成祈更敦和好則邊土又寧遂割深慈爲國大計築茲外館聿膺嘉禮降彼吐蕃贊普即以今月進發朕親自送于郊外全文見藝文於是以左衛大將軍楊矩使焉其月帝幸始平縣以送公主設帳于百頃泊側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入宴中坐酒闌命吐蕃使進前諭以公主孩幼割慈遠嫁之旨上悲泣歔欷久之因命從臣賦詩餞別曲赦始平縣大辟罪以下百姓給復一年改

始平縣為金城縣又改其地為鳳池鄉愴別里公主既至吐蕃別築一城以居之睿宗即位御史李知古上言姚州諸蠻先屬吐蕃請發兵擊之遂令知古徵劍南兵募往經畧之蠻酋乃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仍斷其屍以祭天又張敬忠為安西都護又與吐蕃比境互掠時吐蕃內雖怨怒外敦和好楊矩為鄯州都督吐蕃遣使往遺之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新唐書元宗開元二年其相坌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于河源未及定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楊矩自殺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王晙斬首二十萬洮水為不流

帝乃罷行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今毀橋復守河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死士且請和稱敵國詞不內金城公主上書求聽修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帝謂尋前盟足矣不許舊唐書元宗十七年朔方大總管信安王禕拔其石堡城斬首四百餘級生擒二百餘口獻其俘因于太廟於是遣使請和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而陳通和之便請遣使往視金城公主因而約通和因令惟明及內侍張元方使吐蕃見贊普及公主具宣上意贊普等欣然請和令重臣名悉獵隨惟明等入朝上表奉金瓶一金盤一金

椀一馬腦盃一零羊彩緞一金城公主又別進金鴨盤盞等物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報聘仍于赤嶺各竪分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時吐蕃使奏云公主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制令秘書省寫與之正字于修烈上疏規藝奏不省二十二年遣將軍李佺于赤嶺分界立碑是年崔希逸爲河西節度與乞力徐殺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掩襲之大破于青海上吐蕃自是朝貢遂絕崔希逸以失信怏怏死二十八年兼瓊取安戎城詔改爲平戎城二十九年春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來告哀仍請和不許使到數月後始爲公主舉哀于光順門外輟

朝三日此中宗下吐蕃爲金城公主之始末也由是歷睿元肅代四帝皆與吐蕃齟齬嗣此即爲德宗改元三建中興元貞元共在位二十六年建中四年正月聽御史中丞崔漢衡言詔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大相尚結贊盟于清水更載有盟文而吐蕃旋即叛盟屢犯界至順憲穆元和之間經劍南節度使韋皋連次大破吐蕃四十萬擒尚結贊之子遂遁後始畧寧靜嗣又歷敬文武宣懿僖昭光列八帝唐室將亡疆與日蹙雖微有朝貢而和親並無是德宗公主與吐蕃和親歷代並無其文即有豈無公主册號新唐書德宗十一女一爲

貞穆公主昭德后所生早薨二爲憲穆公主下嫁王士平三爲莊穆公主下嫁張孝忠四爲臨貞公主下嫁薛釗五爲普寧公主下嫁崔諲六爲晉寧公主早薨七爲文安公主句爲道士九爲義川公主早薨十爲宣都公主下嫁鄭昱十一爲晉平公主早薨獨八襄穆公主下嫁回紇武義成功可汗册曰咸安以滕王湛然爲婚禮使事在貞元四年回紇傳而亦非吐蕃也回紇在長安西六千里居娑陵水側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建國羌中相距二千所謂風馬牛也安得云德宗與吐蕃和親乎推原舊志及四川通志之誤必因西藏大詔前立有

唐德宗與吐蕃盟碑有甥舅二主一語遂不詳其實而以爲德宗公主下降吐蕃殊不知甥舅者以太宗中宗和親在前世世可通稱也所謂甥舅之國豈得即歸德宗盟雖有之並未和親又豈得以盟即爲下降乎亦不考之甚矣至于西藏乃吐蕃西隅亦不得即云吐蕃史謂吐蕃東接涼茂松巂南至婆羅門西至疎勒北至突厥地方萬餘里舊唐書謂劍南西山與吐蕃接壤武德以來開置州縣立軍防即漢之笮路按笮即邛笮與雅州通打箭爐即今之藏地也

李太白故里考

人莫不自耀其所居之地而欲耀其地莫不先誇其地所産之名人即偶爾流寓亦必聚而訟之所謂爭此朽骨如天球也然不必爭而爭之未有如我彰明之李太白者白唐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撰其墓碣皆云廣漢人而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山東不知白實生於綿之巴西也唐范傳正誌其墓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隋末子孫以罪徙西域神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生白焉即今彰明之青蓮鄉也一作清廉在漫波渡離城三十里右爲匡山所謂匡山讀書處也唐書云白既隱岷山舉有道不就隱匡山蘇頲爲益

州長史見異之則是白始終一蜀人也中間蕩跡縱酒以逞埍之譏浮遊海岱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好蓋白於時流寓山東亦猶子瞻之在黃州即以臨臯岐亭之地號爲東坡居士也如曰太白山東人則子瞻亦黃州人哉彼南部新書不察其實遽云白山東人父爲任城尉因家焉而即以任城令廳有白之祠尚存爲証何其繆乎古語云遠望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不亦悲乎

辨

海棠香辨

海棠蜀客也蜀之海棠皆無香而惟昌州有香香國之

號由來舊矣然而香不獨昌州為然凡蜀海棠皆有之也先　大夫曾手植一株在補過亭東垂五十八年大幾成拱下有木香古架樛葛其上相與爭繁比茂其枝叢密其葉縹綠每春花時綽約滿條外淺絳而內深紅胭脂萬點猩血千苞然童而習之未嘗知其香也今年正月二十八日余以海棠將放不欲使受木香之欺命園丁斬其刺藤別豎櫟架引蔓使上于是撥雲見天而凡海棠之肯胥于茲焉受制于蟠屈者皆理之伸之而後海棠之精神面目煥然畢露然亦未知其香也一旦合苞滿樹掩戶靜坐淸風徐來其香酷淸不蘭不麝細

而頌之非桝非香乃出海棠奇哉何向之無香而今乃香也何向之不知而今乃知也豈以予爲知音者而故貢其香以求知邪抑失爲非種之繼素傷匪人之比而今澁滓去淸虛來乃揚眉吐氣一吐其香以報予邪由前而推則知己我也由後而推則感恩我也感恩我不敢知己我或然歟乎天下欲求一知己感恩而不可得豈獨海棠也哉昔羅江東隱在錢塘手植海棠一株宋王黃州禹偁題詩有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院香花木考謂觀此杭州海棠亦香不獨昌州非也蓋知己則臭味相投故衆人不聞而已獨聞也王黃州亦江

東之知已也

銘

天然床銘

羅江邑令楊君周寬好奇士也素知先大夫有奇癖得古栢根于邑之東土掘而贈先大夫用百夫溯江牽挽而安置于醒園命曰天然床余作樹根亭以覆之而爲之銘曰

將以爲器耶不足以盛酒漿將以爲材耶不足以盛棟梁非几非案非圓非方不雕而有花藻之華餙不琢而有蛟龍之飛翔可坐可卧可盃可觴任我幕天席地大

䣊干場而總不失天機之數舞以遂其天倫之樂因命之爲八然床

贊

題方楨尊甫五世家慶圖贊并序

方江河系出楚之嘉魚名門舊族簪纓累代其母亦淡水望宗遷蜀錦官城喜其地沃家焉今五世矣詩禮傳家累仁積德雍雍一堂余今夏晤次君楨於雒新安處手持一圖顧余曰此五世圖也余老父母今年壽俱八袠乞題余竊喜五世俱慶之樂僅見又皆臻大耋尤爲僅見尤

之翌日謁其太翁則鶴髮童顏步履如飛手不
杖眼不鏡如四十歲人子孫森如立竹又皆挺
秀不羣正易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因題
曰家慶圖贊曰

蒼松翠栢其長耶長江大河其壽耶蘭桂森森其天之
所以報耶何以一堂有酒同酌何以賞春有花同日何
以見歲月之綿長有鶴有鹿吁嗟兮惟有斯人而後有
斯福

禮汀禪師像贊

這箇和尚有些異樣不長不短不瘦不胖遊遍名山讀

超釋藏從實用功從空設相功則轟轟烈烈空則坦坦蕩蕩不參禪而談禪者具不能屈不拜懺而禮懺者無不敢向拄起拂子豎起鐵杖人皆謂當今行脚和尚也而不知滿口長鬚乃前身五百阿羅漢中之達摩變相

約

西川李氏萬卷樓藏書約

余奉 先大夫石亭公 訓飭後族衆丁繁子孫有願析產而居者除將田宅均分外所有萬卷樓家藏四十櫥分經史子集四部每部十櫥皆簽記書名有書目三十卷名曰西川李氏藏書簿于四人共看看守不許分析

仍時添買續登書目補注于後如衆房有愛書佳子弟亦許自備紙札就樓寫讀不得擅携一紙下樓誠以各書皆累代前人或手自鈔錄或得於重價聚之甚難散則甚易也余題樓聯有句云科第冠三巴是祖父忠厚所貽巳經三世書香留百代願子孫謹嚴封鎖無失一篇職是故也凡諸子看守此書亦應傳戒子孫毋令風飄雨滲蟲蠹鼠嚙每開樓時尤須小心烟燭遇六月六日曝書畢即仍照經史子集四部依次安放樓上四十櫥中毋得錯亂方不負祖父付託苦心倘傳之久遠或偶遇不肖子孫欲分書籍及擅借與人甚則或因家貧

將書擅賣一本與人此則非吾子孫也許衆房子孫聲
明家長即執此約鳴 官究治願後來各 老公祖父
臺垂憫其祖父鈔購之苦以重懲之感且不朽亦願吾
子孫世守此訓毋辱祖先以招哂笑也戒之戒之

童山文集卷十三

綿州李調元雨村

跋上

華陽國志跋

華陽國志十二卷較俗本多卷十中下卷蓋書賈僅知挨次卷數刊刻未審中下卽在第十卷內復分中下二卷耳是本蘇郡朱文游所藏有惠氏鈐印爲紅豆齋舊物乾隆戊戌仲秋修撰金榜得此本于丁小山爲從來未見之足本新安程晉芳魚門書以相聞校之漢魏叢書幾多至一半攷較精詳博雅典覈金榜以余蜀人此

志爲蜀諸志之祖割愛以貽余合諸志參之益深服膺因梓而行之其偏傍字畫悉照丹稜李氏宋本不妄改一字有與諸刻不合者則分注於下至各家刻華陽國志體例各不同究以李叔廑爲定本故卷首仍用李序以各序附於卷末云

古今同姓名錄跋

梁元帝撰古今同姓名錄見於梁書本紀及隋書經籍志皆作一卷此題三卷者合陸善經所續元葉森所補而名也夫司馬遷不知有兩子我故以宰予爲預田恒之亂不知有兩公孫龍故以堅白同異屬之孔門弟子

然則此錄非但綴瑣聞供談資亦讀史者之要務也夥宋陳思之小字錄郭萬里之別號錄其有功史學豈待問哉至如明余寅別撰同姓名錄十二卷周應賓又補一卷近日王廷燦又補八卷雖較此加詳適形其贅椎輪之始則舍此無由

主客圖跋

余視學粤東見坊間有鬻前閩學紀曉嵐所輯唐張爲詩人主客圖一册居然善本可以復還舊觀但字多訛舛且梨棗亦不佳因覓工書另錄之以成紀之美唐人著作見於世者寥寥矣雖得其半璧猶作完視況實爲

全璧乎

廣成子解跋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廣成子解一卷眉山蘇氏撰軾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為之解晁迂嘗難之其序畧曰某晚拙先生薦賢中豈敢與先生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輸壘俱在云按東坡此書語極精粹能發人所未發明范欽曾刻之今不可復得而東坡全集亦不載應係當日單行之本云

烏臺詩案跋

烏臺詩案一册宋蜀人朋九萬撰盡蘇軾由祠部員外

郭進史館知湖州遺時羣小舒亶等搆成詩禍拘禁之原案也附以初舉發章疏及諫官後表章書啓詩詞等而成之直齋書錄解題作烏臺詩話十三卷明百川書志作一卷今所得宋本合爲一冊不分卷次則非十三卷之舊本矣書中遇朝旨等字俱擡頭當爲宋人刪併之與抑所附章疏表啓皆後人附益之歟

素履子跋

素履子唐張弧撰分履道履德等十四篇其書唐藝文志不載宋志作一卷扁題而晁昭德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俱不載今本係明范欽校

刻者雖其中頗有訛錯然亦不可沒其真云

江南餘載跋

江南餘載二卷不著姓氏陳振孫直齋書錄題引言徐鉉始奉詔爲江南錄其後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龍袞各有書六家皆不足以史稱而龍袞爲尤甚熙寧八年得鄭君所述于楚其事蹟有六家所遺或小異者刪落是正取百九十五段以類相從鄭君莫知何人豈即文寶耶按文寶江南人宋開寶年中爲工部郎所著南唐近事二卷自序三世四十年起天福丁酉終開寶乙亥據此則此書爲文寶作可知蓋近事所未備續爲此書

故曰餘載皆泛記雜事實小說傳說之類均可以史目之也然以備史採則較諸書爲典而覈焉

釆石瓜州記跋

釆石瓜州記宋潼川龔駉撰見於奇晉齋叢談作龔亮記今仍原名陸梅谷云是書向無刊本抄誤甚多得于馬雲衢齋頭借得善本又云此書不啻左氏之傳春秋又云閱古人傳記最嗜史筆庸下此乃鐵中錚錚者其推崇可謂至矣余函海一書意在表章鄉先輩故梓行之而手其書則陸氏一跋詳矣無以易其言故並附載於書尾云

說文解字韻譜跋

右說文解字韻譜五卷南唐徐鍇著後有雍熙四年正月徐鉉序云韻譜既成廣求餘本頗有刊正今復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疑者以李氏切韻為正所言承詔校定者即雍熙三年十一月與句中正等校說文事也巽巖李氏五音韻譜序云唐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刊正隋陸法言切韻為唐韻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鍇修韻譜因之而鉉序亦云說文之時未有翻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

切爲定然則是書初亦如鉉依愐音言切也鍇以開寶八年卒在雍熙校定之前十年兄弟並以文學近侍鍇特精小學於許氏書闡發尤多其部敘雖法易傳然特見義之端非遂以蔽許氏全書之旨故鉉苦許氏偏旁奧窔不可意知今鍇以切韻譜其四聲爲之篆名曰說文韻譜也李舟切韻唐志十卷宋志五卷唐人韻書孫愐李舟皆見於著錄而行世者孫愐爲多故鉉至雍熙時始得見李舟之書此內反切葢即依舟本爲之是二書者一以宋愐韻一以存舟韻不特爲許氏功臣已也庶幾李氏之爲五音譜也引是書之序以爲置偏旁而

以聲相近不若存偏旁於聲類之中益使披閱豈知是書之善正在不若偏旁前觀者因得復檢其故處而詳知焉此於說文全書有若總目然相需而不可相無也若巽巖之書意欲兼有二書之捷則勢必使人於說文舊本不觀而觀此止矣說者遂謂四聲譜而說文亡豈篤論哉是書序曰五音凡五卷而毛氏引此序則曰凡十卷又此本於上聲分上下二卷而三聲則否崇文目暨宋志皆是十卷蓋刻者併為五卷而上聲尚仍其舊耳

淳熙薦士錄跋

楊誠齋淳熙薦士錄一卷乃爲吏部郎中時上宰相王公册子也首以朱子爲第一足見知人之明其餘諸公各有評論皆簡當覈實即今考語之祖也山公啟事不可得見存此以爲持衡秉鑑之一法有薦人之責者其可忽乎噫拔茅連茹占之於易貴玉賤珉見之於禮魚目不可混珠駑駘不可以並驥知人何以明亦曰公生明而已

張氏可書跋

張氏可書一卷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俱不載祇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册而不著

其名惟變日齋叢抄引其中司馬光文彥博論僧道一事稱惟張知甫可書亦不知何許人也今考所記有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事又有見海賈鬻龍涎香事是在宣和之初嘗官汴官復有紹興丁巳戊午紀年及劉豫僭號事則由中原入南渡二十年矣蓋其人生於東京猶及見汴梁全盛之日故都遺事目擊頗詳迨其晚歲追述爲書不無滄桑今昔之感故于徽宗時朝廷故實紀錄尤多往往意在鑑戒其餘所聞軼事多他書所未見足備考覈蓋亦孟元老東京夢華之流也

舊聞證誤跋

李微之在宋有良史之目所著建炎以來朝野雜紀余已校行蓋自爲南宋人故半皆目擊所記特詳又有舊聞證誤一書雜採宋初以來各家說部所載有關制章典制者加以辨論證其訛誤而凡軼聞瑣事有所闡者亦並載焉雖案頭之校本亦史學之緒餘也因並爲刊行其引用語有未注出原人原書者爲補注於下讀是書者亦可服膺并研學史之精不減龍門矣

鄭夾漈遺集跋

莆田鄭樵字漁仲爲宋名儒其著作與程朱諸人相輝映予得其詩文遺稿各一卷發抒性靈素位自樂藹然

吾道之言及其獻書陳詞綳中肆外概然以文章經濟爲已任讀之令草茅增長氣色所謂言大而非夸者與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樵自著書目一卷圖書志一卷其子歸翁述樵遺事並著書目錄爲夾漈家傳一卷余恨未盡讀之然其略已見於獻皇帝書及寄方禮部書內方當遍覲之以窺其全也

古文尚書證訛跋

古文尚書者宋王應麟所集鄭氏注而撰爲此書也其中頗多訛誤余參考諸書互相校正誤者改之脫者補之遺者增之不但鄭元原註粲然不紊即王厚齋原本

亦猶然完善矣考古文尚書正義漢孔安國傳稱爲正義者唐孔穎達序謂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六家也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孔安國獻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歿伏生口授今文多十六篇魏晉以來絕無師說杜預注左所引皆曰逸書至東晉豫章內梅賾始得安國傳增多二十五篇隋經籍志稱宋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梅始奏之有舜典注焉註自隋陸德明據作釋文唐孔穎達據作疏遂與伏生二十九篇合爲一據唐以來劉知幾列入史通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棫議之朱子疑之近閻若璩作古文尚書

疏證謂鄭元書序註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說固確至謂鄭注亡于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隋志鄭氏與馬注皆著錄稱所注二十九篇釋文引之亦同蓋夫其無師說十六篇故止二十九與伏生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至又謂稱孔傳以孔穎達之故考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並無作傳事釋文引藝文志乃云安國獻尚書傳始增一傳字則定從傳乃自陸德明非穎達惟德明于舜典下註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與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所無阮孝緒七提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耶則出王註無疑始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入孔傳故德明云爾夫古文之書不傳久矣古文之眞毛氏奇齡有寃詞辨之最詳恭深惜逸書之眞鄭注之散也故鄭氏特註之非鄭氏註者經文不載誠欲以存逸書于千百之一也前有伏生經文乃孔氏古文目錄俱照原本此本不多見余故爲之校而行之以多訂經傳之訛故曰證訛臚列亦有書矣讐對亦有年矣未敢一字出諸臆說也質之賢者以爲然乎不然乎

按閻氏又有鄭元註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此亦原本不載然賾博學多聞想當別有所據也姑存而不論云

雪履齋筆記跋

余家藏有曹楝亭學海類篇寫本中載元郭翼雪履齋筆記而書中有近時袁了凡數語者翼字羲仲崑山人自號東郭生因以東郭先生故事名其齋曰雪履嘗獻策張士誠不用歸耕婁上老得訓導復罷而終蘇州知府

盧熊題其墓曰遷善先生又為撰墓誌載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其文載朱珪名蹟錄中距順帝北行尚前三載袁黃萬歷時人何由得見蓋已竄亂非舊本矣是書江行冊中隨手襍錄而議論多有可采如解商書兼弱攻昧二句取張九成說解論語犬馬有養二句取何晏集解說皆為有見故為之梓行

大學古本旁註跋

大學古本一卷漢獻王后蒼所傳在戴聖禮記中宋仁宗取以賜及第王拱辰即此本也然傳者絕少今所行者朱子訂本此外諸家所傳改本率多偽雜無足取而

古本之完善者唯王文成之旁註尚存朱竹垞經義考
備稱之因亟錄之以爲復古者之勸云